

新闻聚焦

国民议会通过归还毛利人头骨 法国各界认为这只是一起特殊案例

本报驻法国特约记者 教莹

近日,法国国民议会对法国归还16个新西兰毛利人头骨一事进行投票表决,以几乎全票赞成的结果通过归还。然而,由于这16件头骨属于法国国家藏品,即公共物品,将其归还意味着违背了法国长期坚守的“公共物品不可转让”原则,因此在其国内引发了很大争议,并让文物界颇感恐慌。

头骨追索颇多周旋

根据毛利人的信仰,头骨属于圣物,主人在世时将其头颅砍下是神圣之举和无畏精神的体现,而非野蛮行为;如果祖先的灵魂重归故土,后人将获得尊严,且会受到祖先的保护;若头骨没有下落,其主人的灵魂就会因之受到惩罚而一直流浪。但是,在殖民主义时代,西方收藏者只把这些珍贵的头骨看做战利品和稀缺商品,将其作为赚取财富的工具。法国国会议员米歇尔·泰伯若特就曾说过,这些头骨有可能是专为进行“肮脏的交易”而砍下的。

据了解,毛利人头骨大概有500多个,散布在世界各地。新西兰政府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走上了搜寻、索回毛利人头骨之路,搜寻工作已是大海捞针,索回头骨更是难上加难。凭借信仰的力量和对祖先负责的态度,新西兰人在举步维艰的追索道路上义无反顾,至今已成功索回322个毛利人头骨,并在1992年就正式向法国政府提出了索回申请。

法国鲁昂市立博物馆在1875年收藏了一个由私人捐赠的、用防腐香料处理过且带有纹饰的毛利人头骨,该市社会党党员瓦莱丽·富尔内隆是关于归还头骨法案的最早倡议者。事实上,这项提案早在2008年就已提交给了议会,并于去年6月获得参



面对卢浮宫是否应该归还毛利人头骨一辩,卢浮宫工作人员三缄其口。图为卢浮宫博物馆。

议院的通过。

然而,面对新西兰人的合理请求,法国政府一直以违反本国文化遗产的有关原则为由拒绝,并以拖延、不作为的方式与新西兰政府周旋。譬如鲁昂市市政府于2007年10月向有关部门申请启动头骨返还程序,却被司法机关予以驳回。这让富尔内隆忍无可忍,她指责法国政府行动迟缓,并曾试图越过法国政府直接与新西兰沟通,希望通过归还头骨加强与新西兰的文化交流。新西兰政府也曾自费派出工作组前往鲁昂与有关方面接触,希望能索回头骨。在新的压力和法国国内一些人士积极推动下,法国政府终于在2009年启动了文物返还程序。

归还文物争议不断

法国于2002年出台的博物馆法对“公共物品不可转让”原则进行了明确的解释,即由公立博物馆收藏的物品为公共物品,具有“不可转让性”。由于16件头骨都已经被法国编上文物号,变成了国家藏品,所以说公共物品,将其归还就意味着违背了法国的“公共物品不可转让”原则。

不过,其博物馆法并没有将此原则定为不可逾越的铁律,而是表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将某些已经列入级别的文物(捐赠、赠遗和国家出资收购的物品除外)从“国家藏品”中剥离,即“文物解级”。

法国在该法律框架下于2003年成立了国家藏品科学委员会,

其成员大部分为专家学者,也包括国家和地方议员,职责是为公共物品持有者提供有关文物解级方面的咨询和建议。法律规定,“文物解级”要尽可能降低其对“公共物品不可转让”原则的影响,且必须得到该委员会成员的一致同意方可执行。种种约束和限制使得文物解级成为特殊的事件,到底应当遵循哪些原则至今尚没有明确规定,往往需要长期的研究和讨论来决定,这就形成了法国与一些文物原属国在文物返还问题上的桎梏。埃及政府曾以中断与法国在考古领域的合作为“要挟”向法国索回了一些壁画残片;南非政府也经过长达7年的外交谈判和多方施压才向法国索回了被称为“南非维纳斯”

(一个名为萨拉巴特曼的女人的遗骸。为此,国家藏品科学委员会计划于2011年向议会提交文物解级原则的研究报告,争取做到有法可依。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返还新西兰毛利人头骨与以往有所不同,其涉及的是一类文物而不是某一件特定文物,这在法国返还文物的历史上开创了先河。而且,此次通过的法律规定国家藏品科学委员会必须在有关方面提出索回文物申请之日起一年内,提交相关报告和提议,不能再像以往那样无限期地拖延,这无疑将大大缩短追索和返还文物的时间。

归还毛利人头骨一事在法国引发了很多争议。该事件是否开启了法国返还文物的大门?面对国内文物界的恐慌和国际社会的种种猜测,法国文化部部长密特朗表示,此次文物返还属于特殊情况,不能与其他国家要求法国归还文物的事件混为一谈。因为这些头骨不是博物馆收藏的普通物件,而是同萨拉巴特曼的遗骸一样是人体的遗留,归还举动是出于对人的尊重,这正是法国社会核心价值的体现。

在16件需要归还的头骨中,有7件藏于法国塞·布朗博物馆,返回事让该馆“损失”惨重。但该馆馆长也附和着馆长的声音说,此次文物返还的唯一理由是因为其涉及到一个特殊的神圣的文化,就是毛利人文化。

尽管官方有意把返还所涉及的范围缩小到最小,还是无法阻止人们浮想联翩。譬如,有人问:卢浮宫藏有很多埃及木乃伊,这些也是人体遗留,对于埃及人来说一样是圣物,有诸多象征意义,它们是否也该回家呢?面对这样的疑问,卢浮宫的工作人员至今三缄其口。

乌鸦嘴

最近,韩国一些前总理联名上书现任总统李明博,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韩国的文化危机,就应从小学开始教学生认汉字。这件事或可说明韩国朝野已经认识到近60年来“去汉字化”的不良后果。

韩国政府于1948年10月公布专用韩文的法律,逐步取消使用汉字。韩前总统朴正熙执政时期,于1970年下令禁止在小学教授汉字,实行所谓全面实施韩文教育的政策,仅允许在初中、高中教授900个基础汉字。为了显示其废除汉字的决心,朴正熙甚至把历史建筑上悬挂的牌匾也取下来换成“标准”的韩文。上世纪80年代以后,韩国变本加厉地推行去汉字化运动。这一系列举动造成的后果是:如今的韩国年轻人几乎成了“半文盲”——图书馆里95%的图书是汉韩并用的,而他们根本就看不懂汉字。

事实上,在李氏王朝第四代君主世宗创造了韩文并于1446年正式颁布实行之前的1500年间,汉字和汉文一直是朝鲜半岛人民唯一的书写系统。即使是在世宗发明28个字母的表音文字之后,汉字还是朝鲜语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到19世纪末为止,朝鲜王朝一直使用汉字撰写官方文件和历史著作,包括汉文的文学作品。

去汉字化,从部分韩国人的角度来看,是出于一种文化独立和民族自豪感的需要——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不能矫枉过正,火灭入屋。作为两千年来一直处于汉字文化圈的韩国,要想在社会和个人生活中完全去除汉字,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如果真的将韩国古代官方文件、历史著作、文学作品中的汉字完全抹去,留下的只能是历史与文化的真空。更何况,早就有专家指出,韩文教育与汉字教育其实并无根本的冲突,因为51万个韩文单词中的70%原本就是汉字词,学会汉字可以更精准地掌握韩文。如果缺乏对汉字的准确理解,反而无法完全掌握韩国自己的民族语言,看历史典籍更会如同看天书。

再者说,文化的独立与语言文字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美国人在独立战争后仍使用英语,数百年来并没有谁因为自己的语言是沿用原来殖民者的语言而感到在文化上低人一等。在这件事上,日本的情况应该更有借鉴意义。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出于建立文化自信心的需要走上了去汉字化的道路,但日本人在这一条路上没有走得过远,而是适可而止,保留了2000个左右的汉字。日本人从不低于于承认在古代受到过的中国文化的巨大滋养,也没有头脑发热到把朱元璋说成是日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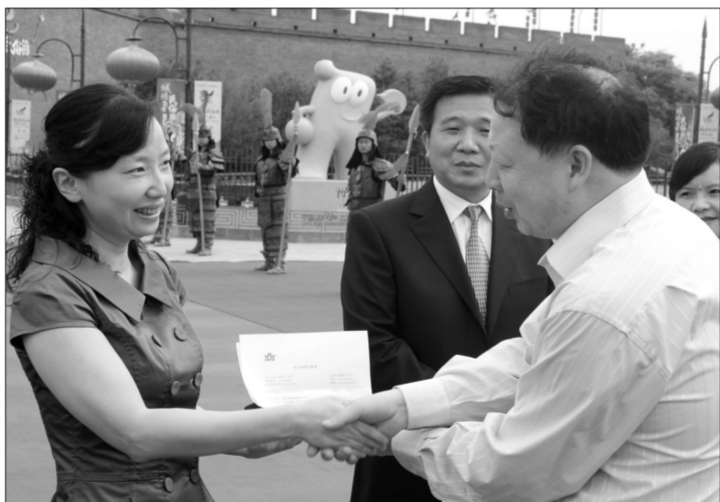
近年来,汉字的回归已逐渐成为原属汉字文化圈国家的一种潮流。作为中国人,我们当然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但我们还必须明白,文字的强大来自于国力的强大,周边国家回归汉字的真正动力来自于今天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真心希望历史上那些由于中国国力衰弱而被无情抛弃的汉字能够在不久的将来“衣锦还乡”。

汉字在韩国的「归去来」

顾钧

这是中美文物保护交流史上的探索之旅

本报特约记者 王保国



周冰秘书长(右)为志愿者送行 王保国 摄

5月6日,赴美修复昭陵“二骏”志愿者启动仪式在西安南门瓮城举行。当天上午9时30分,西安曲江大明宫遗址保护改造办主任、唐大明宫遗址文物保护基金会秘书长周冰为3位赴美志愿者发放了机票,并祝愿他们圆满完成等,与美国华盛顿赛克勒博物馆的文保专家合作进行分析研究,经过4个月的工作获得了大量的有用信息,在学术方面颇有收获。他说,西安的文保专家是高水平的,因为在西安,一个普通的文保工作者所见到和接触过的文物,可能比有些国家的文保专家所见文物的总和还要多。西安在世界文保领域处于领先水平。

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始建大明宫;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刊刻“昭陵六骏”,这两个几乎同时问世的艺术精品,充分展示了唐代辉煌的艺术成就,同时也为人类艺术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大明宫是土木建筑,当年富丽堂皇的宫殿早已荡然无存,今天只留下了遗址。而“昭陵六骏”因其材质的原因今天依然存留,美中不足的是其中的“四骏”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而另外“二骏”却飘洋过海流落到了美国,“六骏”至今未团圆……

修复中国文物,当然是中国本土的专家更具权威性。此次美方邀请中国专家前往,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专家的修复能力,在修复中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学术研讨。这也可为我们日后修复保存于碑林博物馆的“四骏”积累经验。大明宫遗址保护办为了促成此次修复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也与修复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建立了紧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对传播中国悠久历史,特别是推介西安、推介盛唐文化和大明宫遗址项目,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家于当地时间7日晚抵达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虽然5月8日是星期天,是美国法定的休息日,但专家们却不顾倒时差的困倦,再次就修复的业务进行研讨。修复小组一行抵达费城后,一些美国学者、教授、作家纷纷前来看望,一些居住在此地的华侨、华人也来看望西安来的专家。其中包括在美国颇有影响的自由撰稿人麦克·斯通等。所来客人都有一个共识:中国文物专家来美国参与修复中国流失的文物,其意义非常深远,内涵丰富,对人类保护共同的文化遗产具有示范和借鉴作用。

5月9日,宾大的校方领导和文博专家与西安来的文物修复小组成员会面,拉开了中美文物专家首次合作修复人类文化遗产“昭陵六骏”之“二骏”的序幕。

西安文物专家带去石膏模块六骏残块最终确认

当地时间5月11日,来自西安的文物修复专家开始了在宾大博物馆的工作。早上,修复小组一行

来到宾大博物馆特地为他们准备的办公室。细心的美国主人在办公桌摆放了鲜花,还为每一位西安客人办了门禁卡,持此卡者可在博物馆的任何地方出入。

西安的专家们随即投入到工作中。他们先后在实验室、“二骏”陈列现场,进行了前期的基础性工作。

记者在现场看到,西安来的专家们已介入“二骏”修复正式实施阶段,他们首先做的工作是现状记录。专家们对“二骏”整体、局部进行了拍照,详细记录了石刻表面的残损状况和侧面边框的线刻图案等。另外对“二骏”现状作了详细的文字记录,包括石刻尺寸、残缺部位尺寸、重量。专家们还绘制了“二骏”的病变图,对其目前存在的断裂、缺失及裂隙等绘制了石刻病变图。中美专家就修补材料、使用比例等技术问题进行了研究,同时还根据不同材料、比例制作了实验样块。

对于断裂、断裂、缺失的处理方法,中美双方专家都非常慎重,尚需

进一步深入探讨论证,其内容包括对石质安全、文物真实性、艺术欣赏等多个方面的考虑,力求使每个修复环节科学合理。

最令人兴奋的是考古印证的收获:他们对从国内带来的昭陵考古发掘“六骏”残块所翻制的石膏模块进行了现场比对,结果,从其连接关系观察已基本确认其中的一块属“二骏”中的拳毛騧马鞍断裂部分,从而使长达8年之久的“六骏”考古发掘残块得以最终确认。

宾大博物馆中国馆中的文物修复并未影响其对外开放。专家们的工作完全是敞开式的,观众可随意参观。一位名叫程佳的来自北京的中国留学生在“二骏”修复现场告诉记者:“宾大博物馆的中国馆不错,从青铜狮子到二骏马,从慈禧的水晶球到一尊尊的佛像;让我们这些留学海外的学子既自豪又感慨。自豪是因为这一件件艺术品都渗透出我们博大精深的几千年文明,感慨是因为这些展品也记录了当年屈辱的历史。”

对于断裂、断裂、缺失的处理方法,中美双方专家都非常慎重,尚需

赴美专家介绍

2009年4月,大明宫遗址保护基金会面向全国选拔优秀志愿者赴美协助修复“二骏”,经过数月的报名、遴选、评审,3名志愿者脱颖而出。



周彦 女 现供职于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左) 获得意大利罗马修复中心远东研究所颁发的文物修复理论与修复技术专业资质;具有馆藏可移动文物技术保护和修复甲级资质(团体)。

杨文宗 男 现供职于陕西历史博物馆。(中) 1985年至今,修复了大量的馆藏可移动石质文物,其中多为一、二级文物。修复器物有各时期的陶器、三彩、瓷器文物,数量近千件。

刘林西 女 现供职于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右) 从事文物修复专业技术工作17年,修复过大量各类文物,其中主要包括青铜器、陶器、瓷器、砖石质、壁画、泥塑等。

专家点评

本期专家:李颖科(历史学教授、西安日报社总编辑)

大明宫与昭陵六骏:盛唐文明的“双璧”

唐代作为中国古代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历史时期,创造了许许多多光耀千秋的人类文明成果,尤其是其间的艺术成就举世称誉。而“昭陵六骏”堪称这一时期石刻艺术之精品,用西方人的话来形容,那是帝王皇冠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然而,这组石刻艺术精品中的两块——“飒露紫”和“拳毛騧”却在世纪初被劫盗运至美国,成为流失海外的上千万件中华文物的一员。

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始建大明宫;贞观十年(公元636年)

刊刻“昭陵六骏”,这两个几乎同时问世的艺术精品,充分展示了唐代辉煌的艺术成就,同时也为人类艺术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大明宫是土木建筑,当年富丽堂皇的宫殿早已荡然无存,今天只留下了遗址。而“昭陵六骏”因其材质的原因今天依然存留,美中不足的是其中的“四骏”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而另外“二骏”却飘洋过海流落到了美国,“六骏”至今未团圆……

修复中国文物,当然是中国本土的专家更具权威性。此次美方邀请中国专家前往,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专家的修复能力,在修复中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学术研讨。这也可为我们日后修复保存于碑林博物馆的“四骏”积累经验。大明宫遗址保护办为了促成此次修复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也与修复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建立了紧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对传播中国悠久历史,特别是推介西安、推介盛唐文化和大明宫遗址项目,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修复每件文物都是一个新课题

本报特约记者 王保国

中国文物修复专家赴美合作修复“二骏”的消息,受到海内外文物修复界的广泛关注。受美国史密森文物保护协会的邀请,正在美国华盛顿赛克勒博物馆做访问学者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化遗产保护专业教授周双林博士,本月15日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看到西安文物修复专家来到美国并开始参与修复工作,而且还在考古印证方面有新的收获,周双林感到非常欣慰。关于宾大博物馆“二骏”的保护修复问题,他认为,文物的修复虽然有规律可循,但每一件器物都有自己的特性,文物的修复要根据文物的具体情况,包括文物的病害状况、包装、搬运、修复的可逆性,文物的审美等情况确定文物修复的方法。在差异存在的情况下,遵循普遍原则的指导,根据情况确定文物修复的理念和方法,这样的修复工作才显示出专家

的高超之处。周双林强调,由于文物各自特点不同,修复每一件文物都是一个新课题。周双林博士希望通过“昭陵二骏”的修复,能增加中美双方在文物保护理念和技术上的交流与沟通,使双方在文物修复和保护上再上一个台阶,也为世界范围内保护人类共同文化遗产带一个好头。

据了解,周双林此次来美国,带来了自己研究的多个领域的样品,包括鎏金器物、彩绘、壁画、青铜等,与美国华盛顿赛克勒博物馆的文保专家合作进行分析研究,经过4个月的工作获得了大量的有用信息,在学术方面颇有收获。他说,西安的文保专家是高水平的,因为在西安,一个普通的文保工作者所见到和接触过的文物,可能比有些国家的文保专家所见文物的总和还要多。西安在世界文保领域处于领先水平。



大明宫基金会志愿者在现场实际测量。 王保国 摄

大明宫志愿者赴美修复“二骏”系列报道

“修复昭陵二骏,促成六骏团聚,我们一定不辱使命。”

2010年5月6日,赴美国修复昭陵“二骏”的3位志愿者在西安南门瓮城前举行的启程仪式上庄严宣誓。5月7日,他们带着唐大明宫遗址文物保护基金会的神圣使命,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开始了为期四周的昭陵“二骏”文物修复工作。

本报从即日起,将采取刊发特约记者采写的动态消息、采访手记,专家学者的深度点评,嘉宾的精彩评语、六骏的传奇故事等形式,对大明宫基金会志愿者在美国的修复“二骏”及相关文化交流活动进行全程追踪报道,向读者全方位展示大明宫志愿者修复二骏的进程及其带来的深远意义。